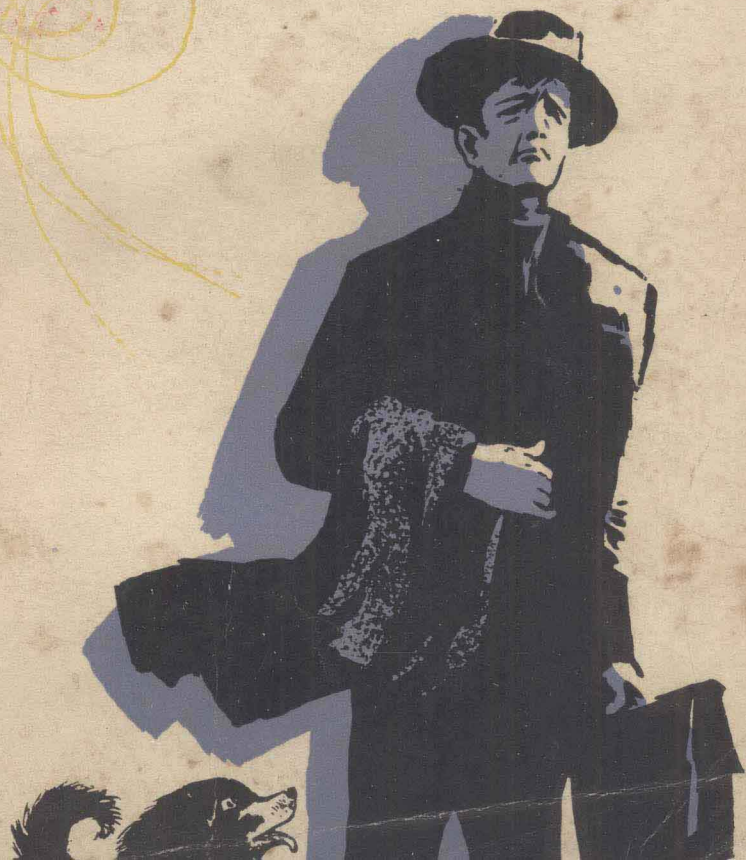


·长篇讽刺小说·

金奎梦

李惠文 著



长篇讽刺小说

金 銮 梦

李惠文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沈阳

金 銮 梦

李 惠 文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3/4

字数: 322,000 印数: 1—50,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513 定价: 0.98元

目 录

第一章	贴狗肉	1
第二章	大活爹	12
第三章	结下冤仇	23
第四章	掷点	38
第五章	途中野餐	48
第六章	拜访	59
第七章	牛尾巴拴鞭	70
第八章	失踪	82
第九章	土皇上登基	94
第十章	熊瞎子打立正	106
第十一章	传授诀窍	117
第十二章	审案子	128
第十三章	剃门子	141
第十四章	找石头	152
第十五章	吃全羊	163
第十六章	上金榜	174
第十七章	登鹰	186
第十八章	首长接见	198
第十九章	送瘟神	211
第二十章	添翼虎闹学	225

第二十一章	妖精洞内	234
第二十二章	诡计	247
第二十三章	祖坟冒青烟	259
第二十四章	草包	271
第二十五章	动手术	281
第二十六章	条件反射	293
第二十七章	群魔乱舞	306
第二十八章	半夜凿钟	319
第二十九章	鸡飞蛋打	330
第三十章	驴脑门案件	342
第三十一章	流窜山西	356
第三十二章	悲剧与喜剧	369
第三十三章	探监	380
第三十四章	夺权预演	394
第三十五章	风云变幻	405
第三十六章	狗急跳墙	417
第三十七章	金銮梦	428
第三十八章	章外尾声	440

第一章 贴狗肉

在辽西走廊的首山脚下，有一座明代宣德年间修建的古城。距今五百多年，城郭仍旧完整。城中央有座鼓楼，站在鼓楼上可以鸟瞰全城景貌。解放前，南街北巷，破烂不堪，花子乞丐满街躺，民不聊生，商人生意萧条。唯有鼓楼西侧有家杂货店显得异常茂盛兴隆，顾客出出进进不断。

这家杂货店的掌柜姓刘，名叫刘进元。他的后院住着国民党守城司令官。刘进元和司令官——花子队长尤大刀是把兄弟。借着这个权势，刘进元在前屋开着杂货店，后屋开着大烟馆。一切兵丁衙役不敢前来讹诈骚扰，他的买卖之所以兴隆，也就兴隆在这大烟馆上了。

刘进元那时候三十多岁，刀条脸，大板牙，一双猴子眼，脑袋上只有一个耳朵，另只耳朵据说是那年逛窑子招来梅毒大疮烂掉了。这个家伙的性格是贪得无厌。他老子死后给他留下一间门脸，经他苦心钻营不到三年，就吞并了左邻，欺走了右舍，扩充到七间大门市，伙计也增加几倍。这时候刘进元就光是端着大茶杯，拿着大蒲扇，坐在柜房的前屋支嘴和教训伙计了。

“方才这个女顾主怎么空着手走啦？”他指着一个小姑娘的背影瞪起猴子眼睛，疾言厉色地向伙计斥问。

“她不想买什么，掌柜的，”伙计陪着笑脸不以为然地回答着，“她就是到这看看。”

“废话！”刘进元用蒲扇拍着栏柜，“我这又不是动物园，不买啥上这看什么来？”

伙计敷衍了事地说：“她主要是看您在家没在家，掌柜的。”

“看我在家不在家干什么？难道她想找我给她当野汉子？”

“这个绝对不能，掌柜的，”伙计既幽默又一本正经地说：“她找野汉子也不敢上您这找来，因为她是您的前房女儿刘梦菊。”

“是她？”刘进元尴尬地咧咧嘴，“是她……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可不过我要告诉你们，随便放走一个顾客，是犯铺规的！要记住：凡是登我聚发号门槛的，你们就得把他的钱包下空！”

刘进元两个老婆，大老婆生了两个孩子都是丫头，娘三个已经单过去了。他的小老婆到手二年至今一直没开怀，而且满身是病。这使得刘进元日夜担心他的业绩无人继承。有一天他在自家的小客厅里，对小老婆自暴自弃地说：“我刘进元现在是财运亨通，有了钱就有官，二年后我可以买个师长干干。官职在身买卖就更好做了，何愁把全城的字号都吞进我刘进元的肚里！可惜……”

“可惜什么？”带着一脸雀斑麻子的小老婆奴颜媚骨地柔声问道。

“可惜直到现在连个儿子都没有！”刘进元忧伤地说，“到了年近花甲，两眼一闭，就是称个金山，还不是留给他姓！”

小老婆悠然自得地说：“这年头还是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忧虑那么远有啥用处！城外的八路，风声一天比一天紧，说不定哪天一个炮弹就落在咱的房顶上呢！”

刘进元翻着眼皮申斥小老婆道：“不许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八路军想攻城谈何容易！这是一座名城，清太祖努尔哈赤怎么样？他带兵攻这座城都没攻了，最后在北门外负了重伤，在回宫的途中就死啦！”

小老婆漫不经心地说：“那时候是土枪土炮，现在……”

“现在八路军也比不了中央军！”刘进元大吹大擂，“守城部队都是美国装备！”

说话间，守城司令尤大刀闯了进来，带着满脸惊慌失措的神情。这家伙是个扁鼻子，两道恶眉，一兜连鬓胡子。他的出现，使刘进元这个家庭小客厅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刘进元的小老婆赶忙从古色古香的紫漆太师椅上站起身子，给尤大刀让座、递烟、倒茶。尤大刀把衣扣扯开，摘下盒子枪放在茶几上，捋捋袖子惴惴不安地说：

“形势紧张啦！”

刘进元一听失了色，伸着脖子问：“怎么紧张啦？”

“有情报！八路军今晚可能要攻城！”

“什么？”刘进元大板牙一齧，惶恐地问，“八路军今晚要攻城？”

刘进元小老婆一慌张，倒退了两步，踏翻了脚下的痰盂：“唉哟！那今晚咱们可往哪个耗子窟窿躲哟！”

尤大刀一拧脖：“躲？你们这铺子不要啦？”

“铺子哪能不要，”刘进元哆嗦着嘴唇，“你弟妹她是女人之见，我刘进元就是跳井也得抱着元宝啊！”

尤大刀显出闷闷不乐的样子，说：“我这里没什么财产，只挂念我的新婚夫人，我们还没过完蜜月哪！”

“你看人家大刀哥，”麻脸女人不满意地瞪着刘进元，“头一桩就挂念夫人；你可倒好，跳井还要抱着元宝！咋不说抱着我哩？”

刘进元呵呵地苦笑着：“夫人是元宝买来的，有元宝就有夫人；有夫人不定有元宝。”

“说这话你也不怕丧良心！”

“你们不要争执这个啦！”尤大刀不耐烦地说：“进元弟，我只有一事相托，一旦城池失守，我的下落不明，就请小弟把盟兄的家嫂暂居在你处。日久如果城里无法生活，就一同带回咱们的家乡枣庄去。”

刘进元咧着嘴点点头：“我刘进元会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请仁兄放心。”

入夜，全城开始戒严，四面城门紧闭。街上只有花子队不整齐的跑步声和一阵阵口号声。花子队的指挥所设在鼓楼上。冲着四个城门架着八挺机枪，在月光下象探出的八个乌龟脑袋。

据得到的情报说，城外的八路军集结了四个营的兵力，一面一个营。因此，尤大刀把他的兵力均匀地分布在四面城墙上。他知道城里有老百姓，八路军不能往城里打炮。最使他担心的是怕八路军摸到城墙根，搭上云梯从城墙爬上来。于是，就在城墙四角设着八个探照灯，把城墙根照得如同白昼，掉根针都能看得见。

但是尤大刀失算了。八路军早已在白天乔装打扮、大模大样地从城门进来了。半夜时分点着了城里的弹药库，大火烧着了部队的营房，火光冲天，爆炸声轰天震地。城墙上的那些花子队要回来救火，鼓楼上的尤大刀下道死命令：“这是八路军的诡计，要坚守城墙阵地，谁离开城墙我就枪毙谁！”

大火顺风蔓延，巨大的火舌舔着夜空，烧来烧去也把刘进元的杂货仓库烧着了。

刘进元抱着小老婆坐在门市的房盖上嚎啕大哭：“唉呀，完啦！都烧完啦！我只好抱着你往火堆里跳啦！”

麻脸女人马上挣脱开：“我可不跟你往火堆里跳！俗话说，火烧旺运！”

“还他妈的什么旺运！”刘进元叫苦不迭地哭丧着说，“我这

回什么都完啦！”

直到东方破晓，尤大刀才把部队从城墙上撤回来，但是大火已把一片营房燃尽。

“你为什么不命令部队回来救火？”刘进元垂头丧气地对尤大刀埋怨道，“我的家差点没让大火全部烧光！”

尤大刀两手一摊说：“你看我呢！不就剩几个干巴人了嘛！弹药给养全光啦！为了守城嘛，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刘进元责怪说：“你为什么不把情报弄准？”

“这不同于你做买卖的行情，”尤大刀无可奈何地说，“跟八路军打交道，摸准情报是头一桩难事。不过，可恨的是咱们把守城门的岗哨，居然毫无知觉地让八路军摸进来！这帮废物，我都得把他们押‘禁闭’！”

刘进元有苦难言地说：“你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烧光了给养，把你的人马放到乡下去一趟，就什么都搜刮来啦！可我得一文一文地往回挣！唉！幸亏我还存点黑货，还不至使我伤元气！”

尤大刀慷慨激昂地安慰他：“别上火，我明天往乡下多派人，多搜刮些粮食，补偿你的损失，朋友嘛！”

刘进元的脸上这才露出点笑容，命令他的小老婆给尤大哥打个烟泡。

第二天，尤大刀真的派出人马和车辆，到城西五十多里的菱角河西岸搜刮民财去了。没想到菱角河上游昨夜下了暴雨，等到这支花子队满载而归的时候，河水突然上涨，无奈只好困在河西。也就在这天晚上，八路军攻破了城池，消灭了守城的部队，尤大刀被活捉了。菱角河西的那股匪兵强盗也被事先埋伏好了的八路军消灭了。

古城解放了，城里的百姓是一片欢腾。然而刘进元的聚发

号呢，一直没开板。刘进元从柜前的板缝里偷看鼓楼上飘着的红旗，他胆战心惊，一口一口地出长气。跟他的小老婆无精打采地说：“你说火烧旺运，旺个屁啦！共产党一来连你都得共产！”

麻脸女人长吁短叹：“那你就抱我跳井吧！”

后来，他听到人民政府宣布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才让他的伙计把他的门板打开。不过，铺上的那几个伙计，这时候都入了杂业工会，也不象从前那样服他使唤了。出来进去，似乎还好象监视着他。他最担心的是他积存的那几十斤黑货，这是他的命根子。他认为只有他和他的小老婆知道。可是不久，公安局把他叫去了。他战战兢兢地走进公安局的大院，到了治安股，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之后，治安股的张股长开门见山地审问道：“你的大烟土藏到什么地方了？主动交出来，人民政府可以宽大处理。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刘进元假惺惺地哈着腰：“长官，我虽然开过大烟馆，但我是随进随出，从来也没存过多少货。存了一点也让那场大火给烧没啦！”

“说的是实话吗？”张股长正言厉色地说：“你铺子里的店员检举你，有一个夹壁墙是怎么回事？”

“夹壁墙？什么夹壁墙？”刘进元眨着眼睛假装气迷。

“就是你小老婆梳妆台后边的夹壁墙！”张股长放大了声音。

“没有啊！”刘进元冒汗了，“长官，我敢向您起誓，我老婆梳妆台后边如果有夹壁墙，我都不姓刘！”

“没人听你的废话！”张股长站起来，以命令的口吻说：“走吧，我们一块到你那儿查看查看。要查出里边有黑货，政府就判你徒刑！”

刘进元“扑登”一声跪那了，不住声地央求：“长官，可千万别

判我徒刑！我坦白，我家是有个夹壁墙，也确实藏点大烟土！您现在把我放回去，我把它取来，交给政府！”

“多少？”

“不多，还不到一斤，是留我自己用的，以后吸毒犯罪，我就不能再留着它了。”

“说谎！你的店员检举你至少也有三十斤！”

“我的店员检举的？”刘进元咬着牙根子，心里发誓地骂着他的店员：好啊！我让你们这几个离开我的饭碗子就挨饿的东西，我刘进元从此就彻底黄铺子，看你们喝西北风怎么活命！

几十斤大烟土被政府起出以后，刘进元就关上门板，对伙计们怨声载道地说：“今天把你们的薪俸都结清，然后你们就各找自己的谋生之路吧，我的买卖不开了！”

店员马春甫剐了刘进元一眼：“你的买卖开不开我们不管，可我们的薪俸你得月月给我们开！”

“我买卖不开了，还给你们开薪俸？哪有条道理？”

马春甫郑重地说：“政府已经颁布了劳动法，不许资本家随便解雇工人！”

刘进元把脸气得铁青：“马春甫，我当初收你到我这铺子里吃劳金，是看在咱们都是枣庄人，没想到你竟挑头跟我做对！那好吧，咱们就坐吃山空！”

马春甫毫不在乎地哼了一声说：“坐吃山空就坐吃山空，你的家底折腾一半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刘进元气急败坏地说：“我还有什么家底，除非把我的小老婆卖了给你们开薪俸。”

马春甫慢声慢语地气他：“用不着那个，把你老婆的箱底折腾折腾就够我们过了。”

刘进元梗了梗脖子说：“到折腾我老婆箱底的时候，我也成

了无产阶级啦！”

马春甫轻蔑地一笑：“那个你不用想，就是把你的小老婆卖了，资本家的帽子也摘不掉！”

一提资本家，刘进元心里就难受，因为他琢磨共产党对资本家的“六字”政策，没有一个是对自己有利的。“利用”，就是要为共产党效劳；“限制”，就是不许做违法事；至于“改造”，那定然是最后彻底消灭私营资本！这就把自己原来要吞并全城的欲望连根拔掉了，他心里焉能好受！

过了不久，他的小老婆怀孕了，而且还给他生个儿子。刘进元捧起这个儿子，象母狗舔崽那样稀罕，简直当成活祖宗，自豪地跟小老婆说：“我总觉得我刘进元不是头骡子嘛！到底生个儿子！你看他准是大命之人！”

小老婆笑着问：“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当然看出来了，”刘进元眉飞色舞地说，“你看他的脸形有多长，鼻子耳朵都是长的。”

小老婆一撇嘴：“脸长好什么，长大了驴脸瓜搭的！”

“滚你家的蛋！”刘进元不爱听了，“难道我这头老骡子生了一头驴？不管咋的，我还是稀罕的！”

刘进元在欢喜之余，却又感到忧伤：将来让儿子继承他什么呢？光是继承个资本家的名吗？唉！共产党对我刘家来说，真是空前绝后的灾难啊！

儿子既然有了，起个什么名字好？刘进元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想来想去，应该让儿子把他的仇恨记下来，他决定让儿子叫刘雪生，意在雪他生平之恨！

小雪生娇生惯养，刘进元两口子是要星星不敢给摘月亮。雪生喜欢狗，刘进元就给弄条小狗养着，还给小狗做件花衣服穿上。儿子吃什么，也让小狗吃什么。有一条狗，小雪生还不满

足，他看人家有什么样的狗，就让老子给弄什么样的狗。后来就越弄越多，什么哈巴狗，四眼子狗，狼狗，花狗，狮子狗，成了一小帮。刘进元就给儿子腾出个仓库作狗棚。

有一天，刘进元高兴了，蹲在狗棚门口，跟儿子论起狗来。

“这帮狗，属哪个最厉害？”他向儿子津津有味地问道。

“狼狗最厉害，”小雪生洋洋得意地回答着，“爹，你看它把那头老花狗耳朵咬掉一个！别的狗都怕它！”

“你要学狼狗那样，”刘进元因势利导地说，“长大了要人人都怕你！”

“那狼狗乱咬。”

“乱咬别人才害怕嘛！”

“我有几个仇人，明个我就放出狼狗咬他们一顿！”

“什么仇人？”

“街上有几个小崽子老骂我是雪地生的，我是雪地生的吗？爹？”

刘进元寻思一会儿，就索性编个假情节，支吾其词地说：“你是雪地生的。生你的那天天下大雪，共产党要抓爹爹，说爹爹偷税漏税。爹爹就带你妈往乡下跑，走到半道就生下了你！”

雪生怒形于色说：“爹，你没养狼狗吗？要养狼狗就咬他们！”

刘进元咬牙切齿地小声说：“爹爹就希望你变成一条狼狗，长大了狠狠地咬他们！要不是共产党来，爹爹起码要给你置下几幢楼房！”

小雪生眨着狼狗一样的三角眼睛：“共产党在哪？我现在就带狼狗咬他去！”

刘进元包藏祸心地说：“你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长大了才能明白。”

小雪生到了穿死裆裤的时候，他的下边又有两个弟弟。刘进元原来愁有财产没人继承；现在愁有人继承却没了财产。铺子已经公私合营了，不久就要变成国营。自己的那点资金，这几年由于跟伙计们作劲，无心经营，也是没有多少进项。刘进元想到未来，心情特别灰暗。自己是资本家的身份，经尤大刀介绍又加入了国民党，还当了一年特务联络站的头子，搜集过好多共产党的情报，也让共产党给查出来了，定上了历史反革命。他想：老子是这样的身份，儿子长大了怎么能被共产党器重？不受器重又如何达到复仇的目的？于是他跟麻脸老婆鬼鬼祟祟地商量道：“我估计象咱这样的历史身份，怕是在城里呆不长，共产党一定得把咱们撵到乡下去。晚人都成了庄稼耙子，还有什么出息？咱得想办法往外贴狗肉啊！”

“贴狗肉？”麻脸女人不明白他的话，“怎么贴狗肉？”

刘进元诡计多端地说：“雪生他老姨家没孩子，成份又是城市贫民，等于乡下的贫农，我想把雪生给他老姨家送去，改名换姓。”

“那是为了啥？”

“就是为了雪生将来能有个出息，为了……跟你说别的没用！”

“怕是他姨夫不同意！”

“吃穿咱包着，有啥不同意，”刘进元娓娓动听地说，“将来雪生出息了，他不是照样借光啊！这就叫便宜不出当家子！”

雪生的姨夫姓张，是个皮匠。经刘进元神说六国，把他说转了，同意公开收雪生为子。雪生被领过去就改成张姓，名字也改为张野生。

刘进元这才舒展一口气，对他的麻脸女人自鸣得意地说：“我这块狗肉，到底贴到无产阶级的身上啦！为了庆贺我的后

代挂上了无产阶级的标签,使我刘进元对未来有了一线希望,你给我炒几个菜,我要高高兴兴地喝上一场!”

麻脸女人欢喜若狂地问:“以后他的家庭出身就不是资本家啦?”

“那当然啦!”刘进元得意忘形地说,“就连我这个历史反革命的身份也与他毫无关系了。这回他的家庭成份就变成了贫农。入党、当官都不受影响了。”

“那还有两个小的怎么办?他们不一样受影响?”

“那就看雪生能不能出息了;要出息了,他还能把他两个弟弟忘了啊!”

麻脸女人心里也很高兴,给他炒了四个菜。刘进元四平八稳地坐在桌前,刚端起酒杯,就从门外进来一个人。当他认出这人是谁的时候,吓得他手中的酒杯一下子落了地。

第二章 大活爹

突然闯进刘进元家门的这个人，是满腮大胡子，头戴一顶埋汰埋汰的黑帽子，帽檐象霜打的茄秧叶那样耷拉着。两只放着凶光的眼睛，瞪着刘进元那张呆若木鸡的脸问道：“不认识我啦？”

“唉呀！尤大哥，我怎么不认识！”刘进元赶忙穿鞋下地，“你怎么出来啦？”

“刑满释放啦！”尤大刀把肩上的那个麻袋片放在墙角，失魂落魄的样子说，“他们把我送回枣庄老家让群众监督改造我！”

“那你怎么能出来？”

“向大队干部请了假，我说到城里治治病。”

刘进元吩咐麻脸老婆道：“快去把前门插上，赶紧给尤大哥舀盆水，洗洗脸。唉呀！一晃十来年啦！简直不象人啦！这十来年咱们是灾难重重，苦度生涯呀！”

尤大刀打个唉声：“你还总算比我强，我尝了十来年劳改大队的滋味，差点没崩我，还得说咱孽没做够，祖上有德。”

刘进元叫苦连天说：“我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这口气难出啊！比当王八还难受！我的家当全部完蛋啦！”

尤大刀悄声问：“你没存点黑货吗？”

刘进元一拍大腿，恶狠狠地说：“我悔就悔在这上头！当初